

三朝遼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苾穉莠甫較閭

乙丑九月兵科王鳴玉題職接邸報樞輔哨將巡河陷
沒大將調度失宜一疏慨然廢箸而歎語同官疆事
破壞一至于此夫馬世龍武夫耳智以利昏貪而弗
檢此不足責。不幸而敗則死于虜幸而免則死于法
此不足惜。獨是樞輔何人。封疆何事。乃偏聽養奸致
有今日。此則昔人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任
者誤大臣者也。夫世龍之必無成也。中外知之。樞輔
獨不知。諸臣屢言之。樞輔獨不言。即我 皇上未必

不心疑之。姑優容之。以觀其後。而樞輔獨言而不疑。夫督師一官。非皇上設之。樞輔自請之也。專閥重權。則攬之已殘。局敗着則推與人。此君子所不爲。但以衰殘爲辭。罷去塞責。何以答數年特達之眷。而謝中朝沸騰之物議乎。大抵樞輔之在行間。名爲慷慨。實已狼狽。堅于自信。闇于知人。始養世龍爲驕子。前掣後曳。明知其倚叢營窟之奸。繼聞人言如充耳。苟且糊塗。覲幸爲覆罪蒙功之舉。樞輔曾有言曰。舉世不念堪憂。臣今則曰。樞輔不念舉世堪憂。夫無事則便其身。國而有急則償之以國土。此武夫

老不忠者也

刑科蘇兆先題。臣聞朝氣銳暮氣惰。衝風之末不能起。斷蓬其力弱也。樞輔一疏再疏。輒云某處置兵某處置物。臣歷幾防。臣事漸畢。益翻然動歸想。于是語語酸楚。言言苦痛。此時形神不束而關門。即聊且塗抹已。忽然有離披不振之象焉。又其後欲辭不得。欲歸無路。情迫無奈。遂言出關言渡河言兵。飢言兵變。語語張皇。句句憤激。對人成怨。觸口皆恚。此時關門真兵不成。兵將不戢。將其景色。始結爲茫然。莫主潰。焉欲決之形。雖遲俟今日。而議者。是憂其必有今日。

久矣。彼如渡河東時，是何等事。不聞有一番精明約
束，不見有一段激厲威稜。止榻前喫嚙數語，聲氣不
揚。旌旗削色，其何以壯軍聲，作士勇，而欲其不敗得
乎。願樞輔整頓末路，以性命身家當此危關，勿慢焉。
神茫意亂，而以危關為孤注也。至諸臣從長計議，自
不可緩。蓋昔之難代樞輔者，非直以代之難，其人直
思昔誰代受功，誰實未成，而代受收功。今誰代受罪，
誰實必敗，而代受實罪。不知此從樞輔起見，不從封
疆起見也。失律喪師，不可謂無大罪，即可定樞輔功
罪輕重。迭案便可定朝廷恩威輕重之案矣。

御史曾應瑞題自樞輔之任馬世龍也約五部大兵
歸其饋制世龍亦傲然自稱雄長號召諸軍在樞輔
且不啻于城倚之腹心置之矣無奈世龍貪而且狡
庸而且懦威不立未止而令不行于下至大將畏偏
裨偏裨畏士卒魚散獸陵莫可收拾勢不至覆軍殺
將不已者今復何如設問誰司約束而令至是世龍
應得何罪耶如謂其可堪策勵轉敗爲功則世龍不
過一席寵怙貪昏憤無知之徒耳世龍納賄營私比
匪罔上中多羊頭虎尾之輩濫拜貂蟬自少鷹揚虎
賁老難不堪鞭策以故世龍用諸將則諸將敗是世

龍以諸將殉以樞輔用世龍則世龍賊是樞輔以世
龍殉迺相殉而迺相敗將以國家殉是役也豈徒
料敵智短大類金注之昏乃由貪功庇奸妄希故禱
之予故樞輔久駐右屯無非進取爲謀要皆世龍倖
功一念悞之今决裂至是可輕縱乎萬一奴賊乘勝
躡入寧前一帶風鶴皆驚山海關泥丸難封雖縱食
世龍之肉竟屬無益即今之堅壁固圍爲贖罪地則
敗軍之將令愈不行軍心滋玩勢難圖矣是世龍宜
以軍法從事革職聽勘徐議正法追贓者也

兵部題關門兵餉虛糜營伍玩愒臣部慮之久矣今

當秋防戒嚴西虜挾逞乃不綢繆山海以實根本保
護寧錦以固籓籬輒欲過河以驚恢復之虛名衆論
皆知非策臣部前已馬上致書樞輔并扎諭世龍與
其中止促回錦州未見回覆而兵將陷沒之報至矣
第兵馬將領存亡數目尚未明報應行巡關御史會
同該撫委嚴明司道查勘的實以憑參處夫中樞與
在關文武諸臣表裏封疆之責須外關關白同心共
圖全勝今輕師東渡臣與撫臣不二與聞置當事于
局外視飛檄爲故帟今臣言不幸而中矣爲鎮守者
可仍泄泄而誤封疆哉伏候 聖裁奉

聖旨關門將士糜餉如流平日料理何事一舉輒遭
陷沒大貽國恥反啓戎心深可痛恨你部便馬上差
人速催新將楊麒等及總督王之臣星馳到任仍移
文樞輔統率撫鎮道將諸臣亟脩戰守實事毋驚進
取虛名至于本兵重任尤宜朝夕做備中外同心共
圖全勝不得徒托空言其失事情節即着都察院差
風力御史一員會同巡關御史從實勘明具奏以憑
處分○遼撫喻安性爲哨將巡河陷沒事奉

聖旨馬世龍輕進喪師罪莫可追喻安性同事封疆
何得諉行不知姑策勵供職悉心防禦俟勘明處分

○喻安性着改推用

楊鎬三路敗衄所喪軍丁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名。今以十二萬兵而存五萬八千。則比鎬之喪師更甚焉。一筆塗抹以欺朝廷。國法可逃此心何可昧耶。

工部主事門洞開疏。云年來只因帶罪二字。斷送封疆。復歎今日尚爲情面。一言賣玩法紀。今日言清餉。明日言清兵。兵餉誰清。進不成功。退不成守。戰守無據。議論多而成功少。徒滋紛爭。黨與盛而主勢孤。莫破錮習。食毛踐土。不思報朝廷之恩。借譽養交。惟

知便身家之計。悠悠沈泄釀成不痛不癢情形。詬詈
罵陵。漸見若醉若狂景象。勢極重而難返。法屢伸而
輒弛。卽一可以例其餘矣。○浙江道御史莊謙疏云
東事至今日而極矣。終日言兵不計兵之可以戰可
以守。終日言餉不問餉之靡于將靡于兵。無故思徵
倖以成功。一遇小敵輒干戈之不任而枕尸之相接。
天下事尚可爲哉。

刑科霍維華題稱自古闔外之寄專畀一人。未有一
權而兩操者。古人文武出于一。今之人即遠不逮古
人文武并用可矣。何至文與文耦。大其柄武與武衆。

制其權如今日乎遼東之壞已事昭然炯鑒不遠關
門近日之事不幸復類前局四載綢繆一朝挫劓亡
羊補牢因賤爲功正在樞輔自爲策勵旣萬不可聽
其去惟有裁闢撫一員耳關撫裁則三軍之耳目心
志并萃于一人前後之功罪禍福慮切于一身翻然
振起之氣象或可再見也至撫臣喻安性義當分選
事非專制與其兩存之而開推諉之端何如別用之
以收桑梓之效也○御史倪文煥奏傳

聖旨夏之令極誦毛文龍幾誤封疆差官逮治吳世
科冒濫兵餉拿送鎮撫司追贓

十月王科揚所修題稱自遼疆淪沒以來揆厥所自率以經撫不和敗以文武棄逃敗以關外議戰議守朝臣袒左袒右卒致抵牾俱成畫餅焉而終敗項者柳河之失又以欲倖功掩罪而竟至沒將陷兵大爲逆奴所竊笑覆轍固歷歷在也夫知其所以敗則知其所以勝也往者經撫並設勢可相軋各所轄將士不無偏向而在朝之人情又時有向背人人代爲兩奏豈城廐即以父子兄弟爲之不相謀矣從前屢屢僨事豈容再誤望皇上與閣部大臣商確關外似宜並用各人以經畧銜兼巡撫事語云用人勿疑

允道將等官聽其揀擇委任併力同心從新做起如
理家事者然庶可望桑榆之收矣

吏部會推經畧高第王在晉張鶴鳴 欽點高第○

高第薦職方主事徐日久爲軍前贊畫○賜高第蟒
玉銀幣經畧朝鮮

巡關御史洪如鍾題稱關門重地全以事權歸樞輔
矣然關撫之設正樞輔所爲運指臂而賴緩急者職
歷榆關時曾問遼事說者謂前事皆因經撫不和而
敗今樞輔撫臣固稱上心一德之雅而所見亦微有
異同若任樞輔似不必用撫臣用撫臣似不必煩樞

輔凡部臣鎮道臣對職無不言此者此職所據爲事
權不一者也如柳河之役撫臣謂絕不與聞意自見
矣至諸弁中固多意氣相投惟是委署者每以信任
使氣勢而部陞者又以實授薄虛銜各不相能遂起
睚眦即前日飢軍鼓譟敢以羣卒凌主將而同事者
或擁兵而不救或緩頰以示恩豈非相顧相忌之一
念與是居平原無同袍同仇之風臨陳定無必勝必
克之理故渡河之舉纔一動而立見敗衄豈所謂胸
有成畫見而後進者耶既失虎豹在山之勢又動風
鶴草木之驚宜何如振起者亡羊補牢此其時矣

巡按直隸御史焦源溥題稱職。巡至北平抵榆關轉石門而西見畿東一帶編民車戶爲榆關運米運金運草運豆運器械火藥而逃累者十已八九以爲士馬何如。騰壯軍伍何如。精嚴及至關門則軍丁蕩遊無所繫屬。諸將領半多驕縱。城池守兵俱弛。祇有山石道所編居民列爲舖兵執干守塚而已。職見之不勝駭異。緊要一關狼狽如是。尚敢輕率出兵。徼倖於萬不可得之功哉。柳河之刎所喪者。挑揀之兵馬所殞者。屈指之猛將。落膽驚魂。又似三年前光景。關係豈渺小。何以平常視之也。至於事敗互相推諉。職

不能爲運籌諸臣解也。撫臣對職曰：欵事可成，守實不難。此其中或自有妙用，非職膚淺所測。倘不更易一番常調，洗滌一番腸胃，振起一番精神，關門事未可知也。則守亦豈易言哉。奉

聖旨：關門情狀，這本說的甚真。以後着力加振刷，務保無虞。○十四日，樞輔孫承宗允請告回籍。

職方司主事徐日久疏切見山海關總兵馬世龍本在市井庸徒，虛有儀貌，總戎不爲不久。我皇上徒以邊疆在念，悉心委任，竭天下之物力，罄累朝之積儲，贊運轉輸，至於九邊，調到家丁，類皆各處將官。

畜養健兒選十得一糜費困頓有識寒心今試問世
龍此曹安在營房安在器械馬匹安在柳河之役自
動自靡然則平時所爲訓練安在偵探安在韜鈴勇
畧一無可言三年以來道路流傳惟有貪淫驕縱諸
狀不堪聽聞不可殫述第我皇上矜于使過亦旣
屢厯策勵嚴旨世龍顧囂囂自得無戰兢恐懼之
心而益務旁蹊曲徑之術平時無一善可稱據法無
一毫可恕若復優容異其後効雖上之聖意淵遠
而下之觀聽混淆卽經畧新猷亦似難于展布臣晝
夜思惟不能已已按祖宗成憲兇守邊將帥與賊臨

境巡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損軍者應得何罪依條處置不少寬假國法既伸公論條暢必能使人心震動邊務肅然若以五防勞叙墨跡未乾亦應令其解任聽勘即今楊麒已至臣雖未識其人度朝氣新銳必能獎率三軍旌旗改色彼此虛心可用商酌若馬世龍短長已見臣若冒昧與之同事懼再辱封疆不勝憾忿斷斷乎以此舉爲贊畫先着不然臣豈求多干世龍者哉奉

聖旨經畧到關灼見情形曲直自然奏請定奪况封疆所係不冰徐日久如何逞臆妄奏搖惑軍心且詞

言傲慢甚無人臣禮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誥命
柳河之敗。朝廷震怒馬世龍待罪聽勘。不得不
亟圖營脫。疏中益務旁蹊曲徑一語。觸其所諱。故
雖以新經臣力舉隨行贊畫之官。逕懼削奪。欲借
此以箝言官之口云。

御史袁鯨疏稱年來爲一塊遼土。尺寸未復而中原
民命脂髓久枯在事諸臣惟有愛惜金錢刻求實濟
爲當關第一義無仍效樞輔悠悠歲月浪擲金錢幾
以國家大事坐誤于冗員貪弁之手也。

自贊畫徐日久明指馬世龍之罪疏入即削貪弁

之氣長矣。經臣高第請裁馬世龍之權。反賜優容。經畧之體傷矣。嗣是無人敢指斥者。袁侍御寥寥。數言切中。肯繁樞輔用人誤邊防而壞朝廷。一至此哉。

御史洪如鍾奏西虜要挾奉

聖旨西虜挾賞歲費至二十餘萬仍致復來要挾皆因處置失宜有名無實便行與經督衙門責成王牧民相機哀益早結款局仍嚴修內備以消窺伺其戶兵二部額銀務要按行給發如故意稽遲致茲多費聽經關御陳奏奏以失誤軍機論

經畧高第題榆關捍蔽 神京防禦宜急邇來糧餉
虛糜營伍不實又以渡河取敗益厲宵旰之憂 特
旨專設經畧重臣總理微臣自本兵出鎮 賜尚方
劔一口豈非欲臣彈壓文武爲封疆計哉職家頗近
竊聞其槩武官剝軍尅糧貪肆不檢者十有七八文
職侵尅官銀私折糧草者十有六七律以軍法極重
者當正法少輕者當細打追贓罷斥究遣臣凜人也
所統轄者父母之邦必請 旨申明然後法行而權
不褻庶無負于 簡書人之知我罪我其聽之矣
時榆關貪冒之習牢不可破誰實釀成經臣之疏

有明徵矣。

寧前兵備袁崇煥揭據管錦右糧屯通判金啓侗呈
照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衝倘收兵退守旣安之
百姓復懼播遷已復之封疆反歸夷虜榆關內外更
堪幾次退守耶呈詳到道據此爲照兵法有進無退
錦右一帶旣安設兵將藏卸糧料部署廳官安有不
守而撤之萬萬無是理脫一動移示敵以弱非但東
奴即西虜亦輕中國前柳河之失皆緣若輩貪功
自爲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動居民錦右搖動寧前
震驚關門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必如閣部言

讓之。又讓至于無可讓而止。今只擇能守之人左輔
守大凌河。樊應龍等守右屯。更令一將守錦州。此城
大于右屯。然稍緩矣。三城屹立。死守不移。且守且前
恢復。可必若聽逃將懦將之做法。以爲哨探之地。此
則柳河之故。智成則曰襲虜不成。則曰巡河。天下人
可欺。此心終是欺不得。則聽之能者。本道說一聲明
白便去也。

柳河敗。屺風鶴皆驚。已復之。封疆便思退舍。袁道
此揭亦有氣。槩未可以人廢言也。袁與樞輔一心
此心終不可欺。乃曰哨將巡河失事耶。

吏部會推兵部尚書王在晉王永光黃克纘張鶴鳴
欽點王永光○閩鳴泰陞兵部添設右侍郎署兵部
印務○經畧高第請餉奉

聖旨額餉三十萬着戶部作速措解以便軍前給發
其另請募兵橋賞之需着戶兵二部湊處十四萬不
得遲誤○王永光疏云會推大臣有正有陪幾經銓
部之推敲叅以僉同之衆議先後較然不可易也中
樞居中調度厥任惟艱自非久歷邊陲曉暢兵事者
不與此選惟茲爪牙喉舌之司宜得緯武經文之佐
如玉在晉之英敏識力十倍于臣輒敢循例疏舉以

代伏乞 皇上念茲四郊多壘 欽點以膺斯任軍
國幸甚

在晉見忤于魏璫、頻推不用始推冢宰點崔景榮、
二推兵部、正陪俱不點、三推經畧、點高第、四推兵
部、點王永光、五推左都點、周應秋、六推工部、點董
可威、七推兵部、點馮嘉會、八推兵部、疏無崔呈秀
而傳、旨用之、正推則點陪、陪推則點正、或正陪
俱不用、其受抑于璫甚矣、而孰知不用者乃所以
全之也

十一月吏部題爲危關失事致厯 聖懷敢申用人

之議以圖萬世之安事文選司案呈本部題伏禮部
尚書兼大學士丁紹軾題請 命六部九卿科道各
舉所知堪任經畧邊撫及邊道取之兵郎等因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忠良爲國至意朕心嘉悅今封
疆多事經畧總督宜夙儲待用該部向來但徇私情
不以國事爲重如兵部侍郎原爲經畧添設只朦朧
推舉臨期竟無一人堪任緩急何賴今後樞貳邊撫
務要慎選邊才以備經督之用毋得輒行遷轉以致
欲用無人即着九卿科道官各舉所知吏部斟酌具
奏責實一節尤且時弊各衙門凡差委必待事完奏

繳方准叙用未完者加銜久任各倉口出入存留戶部精核實數奏覽其餘的俱着各該衙門一一如議着實遵行者具本覆奏如或仍前怠玩視爲虛文的聽該科指名叅來處治欽此遵照 明旨發單九卿科道諮訪各舉所知去後今該各衙門陸續開送堪任經撫邊道職名前來相應彙題并保舉姓名疏上請等因案呈到部除復加斟酌外臣等非敢謂天下文經武緯堪任邊事止於如此數十員亦非敢謂九卿科道精核嚴舉搜盡天下之奇才第竦之以功令則舉薦不濫加之以連坐則遴選必精臣部上遵

明旨下稽輿論彙得百有數十員復與都察院及各
官詳加參酌今止擇得備任經畧以下邊道以上兵
二十五員俱堪以次擢用如別有的見實迹堪寄封
疆重事者不妨續請總之以臣子至公無私之心上
承 朝廷用賢圖治之意使見舉諸臣超絕塵世之
營專圖帷幄之筭事變以日鍊而彌熟韜鈴以日究
而彌精將真才畢萃于 廟廊而恢復可收于邊塞
矣計開條任經畧尚書二員見任南京吏部尚書王
在首保舉官四十二人原任兵部尚書張鶴鳴保舉官二十人奉
聖旨諸臣既公舉准備不時擢用

登撫武之望題旅順爲三方扼要之樞斷不可不守
祇因其地懸于四山之中無險可憑故向來守之不
能堅耳今登撫官兵竭數月之力躬胼胝之勞業已
就工則春夏秋三季可以駐兵無虞惟冬月虜騎可
通難以支持且彼時運道不行無所事防即退居皇
城島亦無不可者此臣等之愚見即該部覆疏亦謬
許以爲然矣惟東鎮近日疏揭屢屢及之旣以爲其
地不必修又以爲冬兵不可輒動稱別有調度另有
方畧且謂期年可以屯插兩年可以計復廣寧駐兵
三岔河崖刻期恢復遼瀋果爾則收拾全遼易于反

掌旅順真不必脩而冬兵信不必撤矣。全旅旣獨任之而不疑，登兵必盡裁之而不用，則區區二工登鎮能保其成，不能必其用，能設其險，不能專其防。是在廟堂亟定所屬，無復使爲築舍之謀也。

旅順爲三方扼要，旣云不可不守，又云冬月難以支持，退居皇城亦可。我退，奴獨不可據乎？據而圖復，復而遇冬，則退是攻，守相尋無已也。然則脩工爭攻而設矣。海外情形畢竟毛文龍勘得透，彼此爲守旅順，卒致內議交訐，海外之功不成，邊臣謀國非心虛而識遠，曷能勘定亂畧乎？

兵部酌議旅順駐防定畫先是登撫武之望題旅順漸成可守該部覆云頃撫臣以張板之節制屬登而爲額餉慮以南關之挑築責登而爲經費籌科臣王夢尹臺臣汪裕亦鯁鯁難之科臣李魯生又切切然急之夫文龍者以爲征勦之大兵而冒險以窺老寨則誣也以爲招撫之地而護難民無使爲奴盡則不可少矣文龍實置旅順于度外而又乘部題之改屬以揜其棄可無問也其南關姑且停工令兩鎮會哨其餘信地悉依原餉原派不必更張曾有功罪止援遲聽該鎮自行軍法○毛文龍解俘夷二名有 旨

免告獻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在晉題慨自壬戌河西罹陷軍民潰關而入者二百八十萬人關門不閉者經四晝夜關前西虜充斥塘報逆絕幾無關矣

廷推經畧無人肯任再推以及于臣臣拚命願往先帝喜動天顏臨軒授劔立命臣行臣但知有國不知有身也于時收拾敗潰卒結隊守關身無片甲手無寸械從新做起夜以繼日臥薪披棘艱苦萬千數月以來百事有緒西虜受款後收拾關外三百餘里殘疆五城二十七堡復歸版籍

東至朝鮮西至白彥諸虜皆受臣聯屬長安中函書往來不絕並無一封書帕進京部道將領亦皆潔已奉公恪遵禁約立定脚跟做成硬局爲朝廷撐持世界故歷臣任內所省兵餉頗多所費帑金最少是時着着皆真事事從實並無虛兵虛餉廷臣交譽並無一言指摘即樞輔孫承宗行邊復命纍纍萬言亦悉憫臣之勞憐臣之病再疏有清辨嚴明公忠詳慎之褒有意重守關爲舉朝公論之語以暨叙防一疏謂臣心量確切綜覈精密當舉世縮足而抵關于奔潰之餘其確然不

拔之氣自是名卿則樞輔未嘗不知臣也孰知就裏機關倏焉更變奉 旨將臣 召回旋改南樞

臣不知其說或以爲好事者亟圖進取欲攘已成之功而臣審時度勢終未之許也無故 召還爲臣厚幸然從此而成局忽更紛紛多事矣彼馬世龍者何人乎其人一妄男子耳塊然血肉僅能食粟見敵則心驚乘馬則鼻衄巧計惟工窺矚深心一味逢迎淮陰之後未有築壇登拜者自世龍始兵馬錢穀悉歸掌握生殺予奪全憑指麾兵不宜遠發遼陽廣寧之覆轍具存乃分發各屯而耳目

不能及矣。行伍虛實不能稽矣。東奴勢逼，緩于東防。西夷受款，偏爲西守。將士習于偷閑，軍兵怠于操練。武場之草棘蒙茸，軍營之仗甲朽鈍。名設千人，實無數百。暗扣虛糧，明行餽送。諸將設立常規，各營皆生弊竇。屯田籽粒抵作兵糧，扣除折鏹開屯，祇益私囊。司農何曾減餉，買馬銀數至三十二萬。委官黃明臣駢存信，各置一美姬，送入世龍衙內，并銷馬價。安問裹蹄，午後即排筵設樂，飲醇酒，弄婦人以消遣。時光何暇計及軍中事務。比至物議沸騰，言官糾劾，輒圖借功掩飾，無端發兵過河。

以攻耀州正墮奸細劉伯鑑誘兵之計迨至兵臨
城下黠奴鼓掌大笑投入陷中任手屠慘殺兵無
筭惜哉李承先魯之甲爲臣所用之健將身膏草
莽湮沒無聞猶曰哨將巡河失事吾誰欺欺天平
柳河失事報聞 先帝震怒立 命二御史勘問
紀綱赫然皆謂世龍不保首領乃捐金買命賄賂
通于 輦下賄入即曰世龍無大失贊畫徐日久
明目昌言立行削奪巡撫諭安性心抱公憤則曰
如何放砲開門黃金有靈是以白簡無色最可怪
者初罷世龍回衛旋改世龍回府復令隨 朝盛

頌寵賚錫之。誥命後因公論難容給假歸里。孔方作用善能變幻。若此奸臣受世龍之金。曲庇世龍。不知此非世龍之金也。乃海內熬脂削骨杖頭血比之金也。自柳河敗而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費多少金。修葺者擺設完備。盡爲虜踞。且贈海運儲糈數十萬。以藉寇糧。食我之食。攻我之城。至于兵連禍結。釀寡無已。柳河勘案未成而奉命。之勘臣先削消磨前件大話小結。世龍一人耳。始何以令人怒。繼何以令人喜。始何以明討其罪。繼何以嘉賞其功。豈關內關外尚存殘兵五萬八千。

爲世龍之功乎夫食糧之兵十三四萬食糧則有
臨敵則無 天語昭然不爽也以爲戰沒乎當則
問其喪師之罪以爲虛掛乎則當問其侵欺之罪
舍此不問而糊塗了事成何法體臣嘗爲之說曰
廣寧之陷邊疆無兵馬 朝廷尚有紀綱柳河之
敗 朝廷無紀綱邊疆亦無兵馬當寧遠之被圍
關門無甚兵卒以至欲援不能欲救不得此以人
國爲徼倖者也 先帝灼知關門兵虛餉耗乃遣
內臣鎮守專核兵糧內臣出而事權掣肘軍律棄
捐降志通夷惟圖封拜于是四裔聞風思侮高麗

被猝至之兵。西虜起背盟之漸。都令色令。與奴締
姻。歛事因而遂壞。用人之失。禍流罔極。向慮臣之
有言。結連崔魏。多方阨臣之進。比臣進而。奸弁若
喪其魂。鬼乃陰使多財多智之茅元儀。潛入長安。
輦金三萬。多方媒孽。必欲臣之去中樞。解兵柄。而
後諸奸乃即于安。蓋元儀久居山海。大壞遼事。向
與馬世龍。狼狽相倚。即其善鑽善諂。高明每爲其
所惑。而其毒心毒口。忠良屢被其所傷。元儀一入
長安。海內遂無良將。茅山人之見刺于言路。邸報
中。纍纍見之。猶不匿形。斂跡。魍魎魑魅。見于青天。

白日之下營求不遂。隱肆含沙。夫臣之生平見人
不見金者也。渠雖家比陶朱不能動臣之一顧。以
朝廷筮樞之大臣而儉夫小輩敢以讒鋒舌劍去
其所忌。敢以黃金白鏹結其所歡。是明與奴酋爲
奸細而與盜賊爲腹心。無將亦甚矣。內賊不勦外
賊何由得除伏祈 皇上大奮乾綱將馬世龍行
撫按衙門逮送法司正其喪師之罪仍將茅元儀
革去副總兵虛銜 勅五城御史迺解原籍湖州
府責取收管禁錮終身不得潛寓南京陰謀不軌
其餘黨在京令緝事衙門密訪盡數驅逐庶奸宄

潛消而公論亦爲之大快矣奉 旨覽奏知舊總

兵馬世龍敗壞東事幾致不可收拾深可痛恨爾
兵部即行該撫按衙門逮送法司究問治罪茅元
儀已有旨了 戊辰五月

馬世龍大敗于柳河財賄之結納權黨之彌縫竟
不深究晉任中樞深憤債帥之壞邊事也遂有此
疏大觸高陽之忌以來吳玉之攻玉兩任高陽隣
邑托身門下者也

上傳遼撫奉旨裁革喻安性即當謝事聽候改用如
何放砲開門○遼撫喻安性稱疾奉

聖旨冠帶閑住○經畧高第復薦戶部主事田吉改職方司主事贊畫隨行

大學士孫承宗題該臣念關門兵政事權旣一而文武諸臣有應去應留者更宜早定如總兵馬世龍兵備副使劉詔皆臣于東事紛紜之日謬爲推用緣臣才自庸碌故未能及天下豪傑之選而頻年以來棄短取長未覺其失近馬世龍屢被指摘而詔亦有言此皆臣任用失宜故臣之罪當亟爲斥逐臣憶天啓二年舉世驚慌不獨文官縮足即武官却步人人視關門爲死地視總兵死官謂但得守關門半年便成

良將便有不次之擢于時衆薦世龍可將遂推爲三屯總兵爲之調關門柳河之役身爲大將彈無完膚諸將已不聽其約束臣不憂世龍之罪日深而邊事之耽延日甚也劉詔七年邊塞備極勤渠然指摘旣多自難展布應准其回籍調理病痊另用馬世龍酌量處分決不宜仍在關門庶邊政可嚴而臣亦免于以人誤事之罪矣○總兵馬世龍報韃賊于松山紅驛山打圍官軍奮勇斬西虜十四級

世龍推用在關門守定之後非武官却步之時也
三載統兵不能致一奴賊而殺西虜以要功且以

掩柳河之失邊釁一開安能左右顧而固吾圉也
刑部爲逮臣賍私已完事何棟如發遣○上傳馬世
龍向來戴罪杜門准他回衛○兵部推楊麟以原官
掛印鎮守山海經理遼東燕建四路地方總兵官○
登萊巡撫武之望稱疾奉

聖旨武之望有旨調用不必請告

十二月吏部覆薊撫申用懋議留賢能官員本奉

聖旨劉永基居心不淨浮說偏工虛冒家丁傾軋同
列喻安性受其諂媚朋比爲奸都着削了職爲民當
差仍追奪誥命申用懋薦舉不當冠帶閑住○薊撫

申用懋疏陳臣因柳河敗衄之後妄欲力返覆轍以障危疆因揭留道臣劉永基共效干阨竊不自知保舉之不當也即欲具疏請代而東奴渡河之報旋至因一面督發宣武灤陽威虜等營馳赴山海永平防禦一面嚴督將吏整兵馬飭臺垣固城守練鄉兵修戎械戒備奮勇摩勵以須第得警蹕無虞邊疆無恙臣之身名性命何足慮耶○馬世龍自陳奉

聖旨即回府隨班朝參以疾叙用

經畧高第上言我國家居中制外邊鎮攸分一鎮必設一大將以統練兵馬鎮守本轄地方于別鎮無

相牽制自奴酋犯順以來因將遼道兵馬人衆潰散不一暫擇其老成者量加總督二字以爲衆將之領袖者其鎮守遼東掛印總兵照舊而未加總督二字也不意山海中都總兵又濫加以節制五鎮及經理名色夫惟督師樞輔及經畧重臣聞節制五鎮之特勅以專遣將調兵之大權也豈聞以一鎮總兵而節制別鎮總兵者乎不過假此名色自道曰吾爲武督師武經畧也居于巡撫總兵之上非惟獨擁驕敖不肯屑屑任操練兵馬之實職且總攬兵官致院道顧忌而不得稽查兵領衆將畏憚而不敢自展籌畧

更于封疆防禦之專責兩相耽悞矣。從今削去節制經理濫銜止用平遼將軍鎮守山海等處總兵之銜庶職掌明而封疆有賴矣。至于每一鎮設總兵統練兵馬又設經督軍門正爲彈壓大將計也。蓋大將出身武弁與文臣不同握兵馬重權每易爲驕蹇故舊制總兵初見軍門必披報參謁于平時抑其驕悍而不敢恣肆臨陣遵其紀律而不敢抗違。祖宗朝立爲額制必有深意矣。自往年總兵江應詔入京賁緣議禮見軍門用官銜拜帖不披執行禮軍門送出問看上馬在大將必曰吾與軍門平交安肯受其節

制也比變壞祖宗之額制即經督軍門不能以軍法臨大將其體褻其權輕矣又何以威肅華夷而提綱文武哉從今當查照原定舊額盡革去近來弊轍凡總兵叅謁披執行禮舊文俱爲改正體統正而紀律不紊矣

初余爲經畧江應詔已腰玉矣然始至必戎服跽見見後與部司同進此從來總兵見軍門之定禮也乃樞輔旋定儀制用官銜拜帖經畧送出儀門上馬總兵從此尊重矣然威令不行于三軍余出巡石門等處飛報浙兵鼓譟余曰江總兵旣加經

理之術又握尚方之劍必能定亂然亂終不可
定直至余返關門而渠魁乃就縛焉安在將權之
足重乎應詔猶其近愿者若馬世龍則築壇登拜
矣樞輔將兵農錢穀之任文武將吏之權悉以委
之大權既屬睥睨恣睢自附爲督師之腹心竟潛
通中外之線索虛兵糜餉釀成敝習嗣後重武輕
文體統褻越兵憊而不可用將驕而不可制邊防
隳頓耗蠹叢生皆重將權之說誤之也

登撫武之望題毛帥駐師東江數年兵馬之供給易
之鮮人逸民之耕種資之鮮土不惟聲勢相倚實爲

軍興是賴誠唇齒輔車之勢也邇因遼人耕牧漸廣
侵掠漸甚鮮人厭之苦之久有怨言職等風聞而未
敢言至李适等之叛主韓濶等之勾奴事未可知而
奴之將發兵以攻襲鐵山職等微聞之而未敢信第
毛帥自五月以來營室于須彌島今改爲雲從島者
是也自是鮮人聲言復遼當入遼境何爲退據我土
職等亦微聞之而未敢信今自十月中盡徙兵民商
賈于須彌島止留遊擊李良梅以三千人移駐喬麥
島而鐵山之地遂虛無一人矣故朝鮮各道疑其有
逼已之嫌漸至布兵以防之差官石玄中及東來各

官面對職言非風聞也今該鎮以李暉之黨從貢使尹義立之內應者其真僞虛實與離合向背關係非輕信之則益重鮮人之疑不信則恐貽後來之患所當萬分詳慎者也今稱奴兵將犯東江毛帥饒有方畧又退據深島或保無它虞唯是鮮人之背叛者果李暉之黨耶抑有所託而然耶及今不速爲之議處萬一奴兵直衝于前鮮人擁持于後爲毛帥者進退無路不將爲粘壁枯耶而欲藉牽制之力以掣奴之後不可得矣伏乞 勅部細審陪臣尹義立等令供吐真情庶屬邦無疑貳之際而疆圉獲安寧之福矣

朝鮮臣李适叛其主韓濶尹義立應之國內大亂登
撫武之望檄毛文龍救之文龍以守土爲言之望奏
海外情形微變兵部覆云李适等之叛主也該鎮撫
不憚出偏師躡其後以撲滅之韓濶等之勾奴也何
難出多方以誤之而誘其來若猶是退據深島使鮮
之人日嫌于逼必不其然至于尹義立之爲內應臣
部即移文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並未來京無憑譯
審至云聲東擊西此真毛鎮慮患之周不得不預防
者况近者柳河之衎事同一轍敢爲泄泄乎奉

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事韓濶尹義

立輦着朝鮮自行處分登萊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嚴飭內備譏察非常以消窺伺

御史吳裕中再糾輔臣奉

聖旨次輔丁紹軾 皇祖初起熊廷弼即首論廷弼蓋已具先見之明足徵實心爲國今廷弼旣伏厥罪神人之所共懽吳裕中乃以鄉戚兒女之情輒敢起空乘機逞其報復欺肆枉悖詆辱大臣與廷弼一樣肺腸與廷弼尚在何異似此擾亂本當從重嚴鞫根究與廷弼同誅姑從輕着錦衣衛拿來午門前着實杖一百棍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裕中斃

丙寅天啓六年正月左副都御史徐大化題稱自奴叛
八年喪敗無筭毛文龍以劄付都司潛至鎮江襲城
擒將聲威振起其云滅奴止需百萬職聞而壯之已
三年矣司農近擬薊密永之裁登津新兵之撤湊百
萬以成其壯職且喜且懼夫八年來糜餉三四千萬
國帑懸罄民髓枯竭今取償百萬即可奏功文龍而
能此奚憚不爲先是三韓陷沒都門震驚集在廷之
議簡任事之臣將卒器具一時改觀人心恃以無恐
邇來上下恬熙守禦廢而不講若奴酋已滅者即奴
誠滅忘戰必危處不兩立之勢志豈一日忘中國

可泄泄不爲之所乎近聞京營之士火藥不宿製臨
時用錢數文買之又聞選鋒禦奪於國門之外行
旅不敢出途此皆節制不嚴控扼無法所致也指揮
萬邦孚先年乘奴亂招募山陝家丁虛冒錢糧曾不
得絲粟之用每數十人爲群行劫於都城內外民間
不得安枕賴聖上神明禱奪邦孚稍解萬民之恨
此風稍緝而飛屋穴牆陰聚把結白晝搶奪以爲民
害者亦復不少臘月彌甚不知京營巡捕多官安在
漸可長乎

順天巡撫申用懋奏薊鎮邊垣連年坍塌興工修築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報緊急即着總督王之臣同經畧高第守關商議行事其道鎮等官或出關防禦或調兵固守俱着相機策應同心戮力務保萬全仍着該部馬上差人星夜傳與毛文龍襲後搗巢果能滅敗雪恥朕豈愛通候之賞以眷勞臣○巡關御史洪如鍾題奴酋原非須臾忘戰者乃勢伏三年餘而卒不見犯順之實跡或者聞重臣出關調天下之精銳以爲應援奴未測我之虛實不敢輕發也無端有柳河之敗自示之弱奴因而輕我遂思以圖我無人不慮冰堅可渡

之時恐奴入寇而今果然矣經臣以方新之意氣收
難結之殘局旌旗生色何有于奴第恐新舊相代之
際爲時未久威望未遠通孚務彼此一心大家戮力
必出萬全之謀不蹈往時之轍則疆場有賴是在當
事者之熟計也○兵部題奴哨松山則寧遠近矣前
因柳河之敗舊鎮倉皇撤防右屯大凌止供哨將懋
息不爲信地今所急者寧遠也哨兵歸保鎮兵出援
聲勢自壯督臣奉命東行京後藩屏全屬薊鎮新
撫未得交代勅令舊撫申用懋加意料理庶不以
論事卸擔而臣部亟推衝口將官亦策應之急務也

柳河一敗撤防棄地罪何可宥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帖以閩鳴泰巡撫順天○調遵化兵四千赴關門宣府兵四千至遵化協守限十日內到附近督撫鎮將俱整兵候調入援

聖諭朕以渺躬縉承祖宗統緒夙夜兢兢志期保有疆土而遼陽淪陷未見恢復柳河之挫益用痛心朕是以更置經督鎮臣政期一番振刷立奏膚功也迺今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其山海勢已迫近一重門限能無凜凜然是懼皆爾經臣鎮臣督臣之責爾等受命方新籌畫必豫其務殫心料理畫地分限第

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舉毋得觀望不前度茲
小蠶之情不過爲搶奪右屯糧草之計而藉茲爲餌
政逆奴天亡之日也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
一心毋相推諉向所患者望風而逃今則申嚴軍法
逃者盡斬其樞臣亦屬特簡在內如何策應糧草器
械作何區處不得怠緩從事迨膚功旣奏凡在事文
武大小將士封爵重賞朕所不靳如仍前泄泄致有
僭事 祖宗憲典凜如朕決不爲爾姑息着該部馬
上差人傳與經督鎮臣欽哉故諭

兵部會議照得本主憂臣辱莫甚于寇在門庭集思

廣益尤先于根本大計臣據單次第覆核就中事款不能詳舉入告謹摘其大端如尚書李思誠議統轄關內備衛京師清野伐謀主于重內而及開溝設伏以遏長驅徐兆魁議多添援兵直趨寧遠申飭戰守勿事因循而及分門守器以資固守董可威選器製藥磨礪以須而更欲以防練機宜兼責之于郡縣通倉積貯半運之于京庾左都御史周應秋緝究防奸督察綦密更欲以款結西虜收牽制之偏師挑選鋒壯固都城之捍衛若出奇援寧遠嚴誅退縮外固款局而內練營軍則侍郎黃儒炳之議也多謂

真定設防喜峯通糧給軍而凍糧移入則徐紹吉之
議也檄毛師抵廣寧而馬兵錢糧先急山海則侍郎
薛貞之議也發精兵踣奴後而懸賞募死坐收上策
則侍郎靳于中之議也修戰具明賞罰固門戶以固
堂奧則侍郎薛鳳翔之議也而憲臣徐大化議用王
世忠睦絡虎慙謝啓光議用東省標兵河南毛兵而
舉曹爾禎丘志充司統募之寄通政林宰議練三大
營結隊于外楊紹震議潛往覺華島選精卒駐通州
而謂兵必不抽調豪傑景從五日可致少卿孫杰議
重西虜賞餌之退虜寺丞劉廷宣議戒浪戰永平一

帶應宿重兵而謂應着不差冰解賊遁矣至于科臣
陸文獻則欲使前屯關內協援寧遠而移保鎮精銳
爲扼險之圖彭汝楠則欲使總協大臣核軍派守而
濱飛石及西洋大銳爲城守之計臺臣徐楊先欸載
凡八而至于防奸止訛預餉以待援兵王雅量欸載
凡十有一而主于聯絡控禦固吾宇而分賊勢高弘
圖欲分別戰守二項停止 大工丘兆麟欲用關外
遼民併添軍兵爲犄角陳王庭請 旨勉勵關門文
武順撫移鎮永平按臣亦出視薊而皆主于塞隙杜
瑕壯藩籬以安 畿甸乃及五府諸臣亦各矢口同

心諄諄以飭號令固疆宇爲本務凡此皆會議之大畧也該臣忝任中樞折衷群議復奉悉心詳議之旨三復酌裁看得奴之叩關步步且迫在彼狡焉爲啓疆之計不宜以冰解之說遂信其無在我主客策應之兵不宜以紙上之數遽信其有諸臣條議除調度移鎮簡將飭法及一面分兵救援寧遠嚴查五城奸細或奉明旨或遵成憲已先經臣部次第施行而錢糧器械應移應造戶工二部俱能悉心料理分皇上之憂無容臣贅惟是今日牽制之局不急東而急西因受款之虜餌而使之視檄海上之師孰便令

日征調之舉因急外而急內就在營之衆練而用之
視檄各鎮之師孰便臣同官聞鳴泰奉 特簡視師
永平一帶倚爲長城王世忠出聯虎酋可使不爲奴
用而外兵未集內兵未練 京師城守何恃無恐則
抽練營軍演習火器爲目前第一急務宜速如諸臣
議通糧凍漕數十萬之儲須于旦暮移入東省標兵
河南毛兵如議者所云征奴援蜀俱有明效晉撫尚
未起程臬臣現在本省令其各統數千刻期入援二
臣安得憚此行乎他如以民兵責郡縣以奇兵伏兵
責撫鎮想在外方畧饒爲之非臣之所能遙斷也但

呼吸安危不啻燃眉之勢而依違觀望徒葺築舍之
譏臣所爲紙上之兵不可憑恃更望 嚴旨責成庶
幾盈庭之議不患無執咎之人而封疆有攸賴矣

經畧高第報稱正月十九日聞奴酋至覺華島各將
議鑿水壕日夜穿水兵皆墮指又兼連日風雪嚴寒
穿而復合至二十六日辰時奴衆數萬分列十二頭
于酋首衝中道轉攻東山至巳時併攻西山一湧衝
殺彼時各兵鑿水寒苦旣無盈甲兵械又係水手不
能耐戰且以寡不敵衆故四營盡潰都司王錫斧李
士登吳國勛姚與賢總王朝臣張士奇吳惟進及

前左後營總百總俱已陣亡又據同知程惟楨報奴酋于二十四五日連攻寧城共札七營以綴我軍不知其渡海也二十六日向午見龍宮寺一陣黃霧彌天始知覺華島被焚矣竊謂覺華隔水且聞鑿溝爲壕不虞新雪頻飛凍口復合夷兵闖入亂斫陣脚遂亂虜騎既至逢人立碎可憐七八千之將卒七八千之商民無一不顛越靡爛者王鰲新到之將骨碎身分金冠旣死之襯俱經剖割囤積糧料實已盡焚二十九日蒙憲遣王廷臣領兵往探今尚未相聞俟勘核照申以備查致

兵部題覺華一島盡被蹂躪殘破之區餘燼未易
收合查覺華龍武各營水兵天啓五年未失事以
前閩部孫承宗冊報九千七百七十八員名至六
年既失事以後督師王之臣冊報二千三百三十
八員名較少七千四百四十員各總計經今一年
約該省月餉銀三四萬兩本色米一萬四五千石
則覺華之餉存剩必多寧遠撫臣所當查明奏報
者也。丁卯四月

樞輔初出行邊即疏言欲平遼須從月沱皇城覺
華三島始邊區無不掩口月沱近津皇城近登不

遶海中一島耳。無關於進取。若覺華則去寧遠三十里。可收糧而不可長守也。冬月水堅可渡。閻監軍謂虜至當鑿冰爲塹以限虜騎。余云冰可踏者必結土凍鑿塹土可填也。監軍謂守島則虜不敢犯寧城爲寧城之犄角。余云虜用騎而水兵舍舟則失其長技矣。可與騎兵格聞乎。守之何益。無柰閻部誤聽監軍之言以爲必當守也。樞輔至檄兵守高。經畧未及議。更虜踏冰而島兵盡遭其慘。僂軍民成肉山矣。得生者匿死尸中。以免其人皆傷殘。斃者尸中所耳屬者多南人聲也。

以楊麒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同衛未盡其事
削籍爲民

武弁未有爲民者此創爲一例也麒駐山海可以
應援不前罪之耶

寧前兵備袁崇煥揭稱奴酋入犯本道與總兵滿桂
同知程維模住札寧遠爲死守計城內以廣武營步
卒守之更撤中左所都司陳兆蘭帶領步兵與都司
徐敷奏憑城爲守總兵標下內丁城上及四門爲援
本道督內丁專一城內搜拿奸細其傳宣督陣則中
軍孫紹祖何可綱霍一厚李國輔黃惟正彭簪古等

是也修武營參將祖天壽領營內健下出與水瓦窰
冲爲援前鋒旣撤王承胤蕭升左副將不許西入領
其轄下之兵緣紅羅山一帶堡在賊後副將朱梅遊
擊馬爌鄧茂林各簡其健卒與祖參將合營爲寧遠
外援其各小堡俱歸并于覺華寧遠各堡官如孟繼
孔孫呈惠王太運周良馭張存仁余國鳳戴光祖孫
定遼趙邦寧馬兵一二百或數千俱攢而入在大營
中從北應援水營遊擊姚禹賢喬桓季士登都司王
錫斧守備王鰲查應才各簡其船上勁兵援之于南
中右所城雖小然在寧遠之後稍緩該將劉承昌將

尤岱自願爲死守。應聽之。各總兵趙率教自應以步卒守其信地爲寧遠之後勁。其馬兵及各小堡主將戰將如竇成功高如嵩孫繼武劉應選陳應龍張弘謙等俱應令其領所部馬兵從西應援總之。今日以寧遠爲前鋒。寧遠一固。則奴必不敢舍堅城而西。寧遠不守。諸城堡如中右甲後未必能存。又當集關內之力援前屯。本道身在前冲奮其智力自料可以當奴。然事變不可知。且奴之蓄銳三年。其圖我必深。萬一不測。本道定與此城爲存亡。而本道申明內有各將領或守或援俱當與本道爲存亡。結連一處。彼此

同心死中求生必生無死但恐賢愚不一除臨陣退縮本道法所得及徑于軍前誅之其法所不及懇上臺必正之法蓋未必有可一之心惟齊之以必一之法則心無不一若潰而入前屯趙總兵以賊論執而殺之放一賊過前屯亦總兵趙率教之罪總兵楊麒固守關門即放一逃兵入關亦楊麒之罪本道通行各將領外擬合發抄

兵部奏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報二十三日大營韃子俱到寧遠札營一百至二十四日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砲打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

車遮蓋用斧鑿城數處用細柴澆油并撓火導用鐵
繩繫下燒走至三更方纔打退又選健丁五十名從
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賊戰車盡行燒燬今
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寺一帶扎營約有
百餘騎其寺中收貯糧米俱運至覺華島遺下爛米
俱經燒燬訖近島海岸水俱鑿開賊不能過海

聖諭朕覽塘報賊攻寧遠甚急當被城中道將諸臣
協心設法砲打火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速焚寺
糧不爲賊擄之資遍鑿近岸堅冰潛消過海之患袁
崇煥血書示衆將士協心籌運師中調度有法滿桂

等捍禦孤城矢心奮勇雖未盡殲逆奴然已首挫克
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今特賜獎諭仍着該部從優
陞叙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爲犒賞之資用
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鎮道諸官還要大家倍加
細心料理相機接應以爲寧遠聲援以固山海保陣
務在萬全期奏膚功不可以小勝自滿仍銳意滅奴
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恥慰朕宵旰之懷兵部馬
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袁崇煥陞右
僉都御史照舊駐劄寧遠○滿柱趙率教陞實授總
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查明優敘

柳河敗績士卒西奔崇煥狂呼邀截使各還守信地。關外城堡幸爾得存至于寧遠解圍誓衆效死。金啓棕一砲打壞虜營一角。虜乃旋退危城得全。崇煥雖死于法。不可頓沒其功也。

刑科陸文獻題稱自奴難披猖到今奴且兢兢我故泄泄柳河之役啓戎心而挫國威。奴是以輕我防我。遂以圖我也。昨者蠢動之報方傳。今者渡河之兵踵至矣。一薄于右屯。一薄于大凌河矣。經臣以發刃之。礪處委轡之後。何以待之。兵每敗于嘗試。則我之隄。備當愈嚴。事多亂於倉皇。則我之指麾當愈暇。右屯

儲米三十萬。以之餉軍。以爲續命之丹。以之委敵。則爲盜糧之齋。旣鑿于前軍之覆。而請旋煽于妖言之撼。而寢即未及。爲先事之防。亦不宜貽後事之悔。倘有撤回兵馬之說。旣不欲藉寇兵矣。豈其欲齋盜糧哉。務使奴掠則靡獲。攻則不能。乃着數之最急者矣。兵科羅尚忠題稱。關門索糧於司農。不啻疾呼。聞右屯之積尚多。向欲移就近地。而悍軍倡言。搶糧遂寢。其說今奴且營右屯。搬移旣以無及。焚燬亦奚容遲。不然已爲盜資矣。然擲盡屯積之千百。而靳言用力之一朝。倘偵前屯之爲盜。積而坐視。見在之爲軍。飢

也幾何不敗了公事而計臣可無係念歟。關門將領剝削實煩有聲。而清汰應有次第。近聞經臣蒞事各兵多訟其將。經臣洗刷大急。將卒懷貳。人心多不聯屬。兵二其將。將復自二。其何能濟。諸將受國厚恩。今日奴來正人人封侯之會。其如懷私而誤大計。自有尚方之劍在。而經臣亦宜寬維新之條。妙鼓舞之術。庶足以驅群力而奏膚功。總之經臣此際無不肯拮据之理。而第恐以拮据之急。至於手脚忙亂。無不嘔心血之情。而第慮以嘔心之過。至於意見自用。所願皇上再申飭者如此。無他奇矣。奉

聖旨這所奏言言切實所宜急行如右屯糧草輕棄與賊而退守寧遠已爲失着寧遠爲關門障蔽急當移兵應援不可拘畫地分守之說遲誤者定以軍法從事

兵部奏關門簡練四年歲糜餉銀數百萬未有一人肯言兵少今奴哨且至掣肘始見矣聞關外鎮守設防哨探各兵不過三萬而關內又止二萬八千柳河之役總兵監軍實歷河而營全師以歸豈二弁遂喪數萬人何糧額未聞報減也明旨所謂平日索餉則有兵一旦臨敵則無兵向來料理關門作何勾當

宜聽經臣從實核奏以憑查處

虛兵冒餉釀弊至此後來竟未核奏查處比在晉
筦樞特疏糾核馬世龍提問據三邊總督史公永
安貽書閣臣劉公鴻訓云馬弁已于九月初三日
起解今潛避都城外必令人先逐本兵而後馬弁
入京對簿也已而果然除外賊易除國賊難
念之徒令人氣結耳

山海兵虛 廷議鼎沸樞輔清查報十一萬七千
夫食糧十四萬而核數止此是二萬三千乃虛兵
也柳河一敗存兵五萬八千是五萬九千乃虛兵

也。若以爲陣沒則喪師敗績孰有甚於斯者乎。